第三章

很快，这帮劫匪把我和上官云围在了中间，他们一共十人，每人手中握着一把长刀。站在我正前方的那个劫匪向着我们两人嘻笑着，说：“你们两个运气不错啊，没想到你们能在今天我们准备收工的时候把我们给遇上了。”看他的样子应该是这伙人的头头，我注意到他说话的同时眼神示意下他右边离他最近的一个手下，紧接着我就看到了他的那个手下把上官云停在路旁的那匹马的马绳给割断了，同时猛地踹了马后腿一脚，马被惊吓着跑开了。

紧接着我就听到上官云对着这帮劫匪的头头说道：“你说得好像是我们两个要抢劫你们一样啊，什么叫我们运气好遇到了你们，明明是你们在这里埋伏好要抢劫我们吧！”我在她的身后还能看到她上扬的嘴唇，听她说话的语气也是尤为轻松，我不知道她是故作镇定还是有什么应对的法子，但我心里却是七上八下的，我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形，毕竟是十个握着长刀的大汉把我包围在中间。

我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想只要能全身而退就好了。

“那个，那个，”我也插嘴说道：“既然这样，你们就不要遇到我们好了。这样大家相安无事的不也，挺好的吗，是吧！”

“老大，他说的没错啊！我们撤了吧。”站在劫匪头子靠右的一个身形发胖的劫匪说道。

“对啊，老大。我们还是不要惹事比较安全啊，你看我这颗牙就是之前我们抢劫别人被打掉的，我们撤了吧！”胖子劫匪身旁那个长着一口龅牙的劫匪也附和道。

“你们两个蠢蛋给我闭嘴，我们可是土匪，我们不抢劫他们我们靠什么吃饭？回去种田能养活你自己啊？赶紧给我闭嘴。”土匪头子冲着这两个土匪使劲瞪眼，他理了理嗓子高声对着其他的土匪说道：“哥几个都给我打起精神，打劫我们虽然不是第一家，但我们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要把打劫做专业点。我们熟练了以后遇到这种‘肥羊’就不用十个人一起出动了，到时候我们只干大票，也不用像现在每天在这里守株待兔这么辛苦了。我看这女娃儿这身打扮，应该还有点油水可捞的。”

这时，割断了马绳的那个劫匪回来走到劫匪头子身边说：“老大，我把这匹马赶走了，这下他们跑不了了，刚才追着这匹马可把我给累死了。”

“傻瓜，这匹马才叫值钱呢，你把他牵走不就行了吧，赶紧给我把马追回来。”土匪头子冲着这个劫匪呵斥道。

这个劫匪自知犯错了就不再作声，又默不吭声地去追被他惊扰道已经跑了老远的那匹黑色骏马了。土匪头子冲着其余的土匪喊道：“兄弟们，给我上，这次我们不只可以劫财，嘿嘿，我还要劫一劫色。”其余的劫匪淫笑着向上官云和安然迫近，一点点地缩小包围圈。

这时突然有一个带着黄色头巾的劫匪冒了一句：“老大，那这个男的怎么办？看他这身打扮就知道没钱没色，穿得比我们还寒掺，而且就算他有色我也不愿意劫啊。”

正直勾勾地盯着上官云的土匪头子听到这句话，眨眼间兴致一扫而空，他用手中握着的刀指着他的说话的手下，说：“男的给你，女的其余的兄弟一起享用，知道吗？”说完用刀面一下子敲在他的手下的头上。同时其余的劫匪也哄笑起来。“柴老三，到时候我们可不会和你抢的，哈哈哈！”“真有你的柴老三，原来你也好这口，哈哈哈哈！”

“听到没有，柴老三！你发什么愣！”土匪头子再次对着他呵斥道。

“知道了。”柴老三小声回答道，像是蔫了的稻子一样。

“声音大点，没长嘴巴吗？”土匪头子继续呵斥道。

“知道了。”“柴老三”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喊道。

但这个声音大到惊起了两旁林中的飞鸟。土匪头子也被这声音惊到，他怒目圆瞪着柴老三大吼道，“你这么大声音是怕别人知道我们在打劫啊？做贼的不能这么大摇大摆你知道吗？”。

“柴老三”低着头默不作声。其余人也顿时噤声，圈起嘴唇一起发出“嘘”的声音。土匪头子顿时一阵错愕，才发觉刚才自己对着“柴老三”大吼时的声音更大。他理了理嗓子，才向着所有的手下发号施令：“大家一起上。”

一帮劫匪都目露淫光地望着上官云。

“上官姑娘，我们该怎么办？”我向上官云问道。

此时，虽然我和上官云已经陷入包围，但我看她的样子却依旧镇定自若，她转过头对身后的我说道：“你不用担心，保护好自己别碍事就够了，这帮劫匪我来解决。现在，我可不是被绑着双手任人鱼肉的境况了。”说完她抽出腰间的佩剑，佩剑刚出鞘就锋芒毕露，可见绝非凡品。

“小妮子口气道不小，兄弟们不要手下留情。”“土匪头子再一次下达命令。但他的话音未落，就只见前方一只剑鞘刹那间向他砸了过来，顿时他就口鼻流血晕眩过去。

刚才还磨刀霍霍的众劫匪见到自己的老大转眼间就被打晕过去，一下子就慌了手脚，而与此同时上官云却没有停下，手握着长剑的她如同一条穿梭在水中的鱼儿一样轻灵自如，她手中的剑在她的舞动下反射着的光如同夜半中燃着的烟花释放的耀眼的火花一样炫目，不过几分钟其余的几个劫匪就被她打倒在地，剩下的要么则仓皇逃开，要么拖着被打晕的同伙狼狈地离去，就连那个刚把马牵回来的劫匪也在识趣地把马拴好后一溜烟地逃跑了，过了不一小会儿这群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一时目瞪口呆，没想到她竟然这么厉害。

突然，她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把我吓了一条我才回过神来。她关切地对我说道：“你应该没事吧！”

我长吁了一口气，回答道：“我没事。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那当然啦，”她得意地笑着，说：“以我的身手对付这几个小蟊贼自然不在话下，莫说是十个，就算再来十个我也能轻松地把他们打倒。”

她确实有如此身手，他不仅轻易地打倒了这十个手握钢刀的劫匪，而且并没有伤他们太重，这说明她对自己的每一次出手都游刃有余；但在之前她却轻易地被手无寸铁的单大哥用药迷倒，我在心中也暗暗感叹道：纵使有万般能耐的人也未必敌得过机关算计，勇力难敌人心。

“哦？真的吗？”正在我暗暗感叹之时，突然听到有人说道。我看向上官云，没有发现其他人，却发现上官云正直勾勾的看着自己，我突然间觉得脸庞火辣辣的，“她这么直勾勾地盯着我干嘛？”我一时春心荡漾，不自觉地低下了头。但我再次抬起时发现上官云的视线仍直直地对准我，“她看着的不是我？”我心想。因为我发现她眉头深锁着，脸色凝重，完全不是刚才打败那帮劫匪时轻松而得意的神情。

“难道是那帮劫匪的帮手？”我在心中想到。当我正准备转过身去看那个“敌人”时突然看到一道白影从我眼前倏地一下飘过，眨眼间落在了我身前五米左右的地方，正好处在我和上官云之间。我定睛往前一看：那是一个身着白色绸缎织成的外衣的身高与我相仿的人，他那身白色绸缎外衣上绣着一棵围绕着周身的墨竹，其间镶着的缕缕金丝在这夕阳下闪闪发光。

这时，我看到眼前的这个身着白衣的人转过身来，他也正望着我。

我看得出来他与我年龄大致相仿，他长着一张白皙秀美的脸庞，眉宇间透着一丝英气的同时也透着一丝阴柔之气，不管是男人女人见了他想必都会暗暗称赞他的美貌，他腰间挂着一枚乳白色的温玉，右手握着一把张开的白色折扇，折扇上写着一个大大的“仁”字。他向着我微微一笑，让我感觉如同一阵清风向我扑面而来，好一个俊朗的美少年——我在心中对自己说。

“你是谁？”上官云却并没有给这个美少年好眼色，或许是因为这个白衣少年打断了方才还正得意着的她，我心中是这么想的。

白衣少年收拢了手中的折扇，转过身对上官云说：“我就是你说的那十个中的一个，不过也没有再来九个的必要了，我一个就够了。”

“难道他是刚才那帮劫匪的帮手？”我在心中问着自己。但我觉得以他刚才的身手和这一身穿着根本不可能和那帮劫匪是一伙的，毕竟那帮劫匪是没钱才要去打劫的，他这一身穿着根本就不可能是缺钱的样子。

“看来你并不懂得怜香惜玉啊，好歹你也长着一副讨女孩子欢心的脸。”上官云轻蔑地说道。

我听到白衣少年说：“怜香惜玉？我从没懂过，因为并不值得怜惜。”他一步步向上官云走去。

安然不明白他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们明明只是说了简单的几句话，但我发现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却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我赶紧小跑着跑到上官云的身边本想要劝说上官云不要轻易就大打出手，因为那样毫无意义，但她看到没看我一眼就突然间一把推开了。

她说道：“你躲到一边去，你站在我们旁边只会被误伤。”

看来他们两人是要大打出手了，我心想。但我始终不明白他们突然间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一时兴起？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的。

我看到上官云再一次双手握住了剑，她说道：“看来还是要动手才能分出胜负来。”她也向着白衣少年慢步走去。这时，在她身后的我不由自主地说道：“上官姑娘——”

她停住了脚步，但却没有回过头，很不耐烦地说：“你有什么事吗？”

听到她的回话我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看得出来那个白衣少年的实力非比寻常，即便是她也玩玩不可掉以轻心，最后我终于说道：“小心！”

“知道了。”我听得出她话里的不耐烦，但她或许并不是因为我而心烦，或许是因为此刻的她正为着其他什么原因而心烦着，我不过是碰巧打扰到了她。

这时，上官云停住了脚步，而她眼前的白衣少年也停下了脚步，她说道：“看来你和刚才的那伙劫匪是一伙的。”

白衣少年的神情渐渐阴沉了下来，他本来并有要动手的打算，但此刻他看到眼前的这个人却握着剑咄咄逼人地问着他。原本他并不会理会上官云的挑衅更不会兀自跑过来趟这趟浑水，但这时他想起来在这条大道的一头通向的那座山城中的遭遇，心中突然一时愤懑难以自平，他说道：“没错，今天我路过此地正巧也遇到了他们，不过后来我突然有了兴致就做了他们的头儿。可是我这帮手下着实不中用，但我可不能丢脸。”

上官云看着越来越暗的天色，又回过头看了看身后无能为力的安然，再看着眼前的白衣少年，更加的不耐烦了。本来这次她来到这个山城是为了找人，但结果依旧与往年来到此处时一样终究是败兴而归，“或许，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不过，这也很正常，即便眼下他们站在我面前我也不可能认出他们，而他们会或许已经忘了我吧，亦或是已经不在人世了。”她心想着。但越是这样她先前离开这座山城时强压着的悲伤就越难控制住，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了。她猛地抽出了剑鞘中的利剑，加快步伐直指前方的白衣少年，此刻在她的眼中那个白衣少年是如此的让她厌恶，厌恶到可以不用思索地用剑斩去。

白衣少年看着眼前劈来的咄咄逼人的剑锋，顿时攥紧了拳头，眼中转眼间充满了怒火。他仅仅一个侧身就很轻易地躲开了她的那一下斩击。而上官云反倒是愈发地怒不可遏，更快地向白衣少年猛地斩去，但仍旧被白衣少年轻易躲过。

白衣少年边躲着她的攻击边冷冷地对她说道：“你是想杀我啊！你现在的样子很可笑啊，就像是一只突然发疯了的母狗，你想咬死我吗？”

我看着眼前的两人，突然间发觉眼前这诡谲的气氛。我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两个人会突然间就刀兵相见，甚至都不清楚他们会走到这一步的缘由，即使是刚才围攻他们的劫匪所为的也不过时图财图色并不会真的到伤人性命的地步，因为那样做对他们并没有太多益处。而我眼前这两个人本就素不相识，更不可能有什么恩怨，却在转眼之间就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突然间失去了理智；上官云的样子就像是白衣少年嘴中所说的一样如同一条发疯的母狗，而那个白衣少年何尝又不是像一条发疯的狗一样咧着尖牙，只是还没有张口露出来而已。

而我呢，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阻止他们，即便我知道此刻的情势已经快要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在我的认知中并没有上前去阻止这两个人的想法，我能做的只有在一旁着急地看着，等待一切的结束和希望一切不要变得太过糟糕。“我根本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但他们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啊，我该怎么办？”我在心中焦急地问着自己。

听到白衣少年的话，上官云更加地愤怒，她又是一剑直劈向白衣少年的面门。

看着上官云再一次直直劈来的剑锋，白衣少年终于难以把持住了，他咬着牙齿露出了狰狞的笑容，“是你逼我的”，他在心中说道。

这次白衣少年没有躲避，反倒是徒手向前，眨眼间他如同一颗流星在上官云还完全没有反应过来时已经划到了上官云的身前并且他的右手已经死死地握住了上官云的脖子，他那只握着上官云脖子的手稍一用力就把上官云举起离开了地面，他的脸上再没有了笑容，而是冷冷地，此时他同样冷冷地对着上官云说道：“你刚才的样子就像是一只疯狗，但你该知道疯狗发了疯不是人的错而是它自己的错，如果狗发了疯想要咬人那么人也只好杀了它，毕竟没人会喜欢被疯狗咬的感觉。”白衣少年说着，手上的力道也在逐渐加大，以至于上官云松开了还握在手中的剑。

“是的，是我的错。找不到他们是我的错，全都怪我。如果你们已经不在了的话，不如就让我来地下找你们吧！”此刻上官云的脑海中只有这一个念头，她闭着双眼，眼角溢出泪水来。

“看来你是放弃了，那我就成全你。你的运气很不好，我今天正好心情很烂，虽然我放过了那帮劫匪，但你我却不想放过。”白衣少年说道，他那只握住上官云脖子的手上的力道在不断的加大。

“住手。”这个声音并不大。

“住手？”白衣少年望向了十米开外的安然，他带着嘲弄的语气向安然说道：“你是说要我住手吗？如果你觉得可以让我住手的话，你就来试试，但我知道你不能。之前你们俩被那十个无能的劫匪包围时，我远远地看着你只是无能为力地站在一旁，全靠她你才能安然无恙，而今连她的命都被我我在手中，这么弱的你想来送死吗？”

安然看着眼前的两个人，明明发觉这两个人或许只是因为一时冲动而已却要取对方的性命，但他觉得就算他说出来也是于事无补。“明明有着大好的生命却或许只是一时冲动就把生命当作玩物一样不去珍惜和尊重，或许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失去过才不会懂得去珍惜，他们不会是像我一样自己并不在意自己的死活，他们毕竟是有关心着和爱护着他们的人，而我却不是，但即便是我也不会轻易就把自己的生命当做儿戏。”安然心想道。

安然攥紧了拳头，事已至此他怎么能够坐视不管呢，他必须得阻止眼前的这两个人，他们都不该死也不该去杀死谁！可是，我真的能够阻止得了他们吗？他问着自己。与此同时在他的脑海中有一个声音在提醒着她。

“记住，安然，除非是在迫不得以的情况下，千万不要使用我教给你的东西，因为你那样做会给你带来无法想象的麻烦，你必须谨记这一点，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你还是呆在这座山城里吧，我交代给你的事情你不需要去做。”

“嗯。”安然点头道。

“你记住，遇到你想要用到它的时候你千万要忍耐，不然你后面的路将寸步难行。你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

“再说一次。”

“我记住了。”

“可是，可是我就这么坐视不管了吗？”安然在心中嘶喊着，这时他回想起了多年前的一天。

“先生，”安然走出私塾的内舍，看到外面飘着漫天的雪花，眼前的一切都被笼罩在了一片不见边际的雪白色中，只有右侧已经老态龙钟的老先生还拄着拐棍挺立着，“您披上袍子到屋里暖和暖和吧，外面太冷会冻坏您的。”

老先生是这间私塾的教书先生，也私塾的主人。老先生望着前面一望无涯的雪色，对着身旁刚刚满十岁的小安然说：“然儿啊，你还记得一年前那也是这么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吗？”

“我记得，一年前也是这么大的雪，我饿得晕倒在了私塾门外，如果不是您救了我的话我已经冻死在外面了，而且您还收留了我教我读书认字。”

“是啊，已经过了一年了，但是你却依旧没有改观，”老先生望着外面纷飞的大雪，面色凝重，他说道：“然儿，我已经很难再有时间照顾你了，我已经老了，生命也将到尽头。所以我希望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教给你一些重要的东西，识字读书固然重要，但是我真正要教给的是做人的道理。今日，那些富贵人家的孩子又欺负你了吧！”

“没关系，先生，我本来就只是一个路边的小乞丐，只要他们不捣乱扰乱课堂的话，我……”小安然突然怯声不敢说话了。

“你又这么说了，这一年以来我希望教给你的第一点就是自重，你或许曾是个路边的小乞丐，但是你仍旧是一个可以和他们一样在这间私塾里接受教育的学生。人不能妄自菲薄，”老先生拍了拍小安然的肩膀，低下头对他说：“如果他们再欺侮你的话，你就不要再忍耐了，记住这句话：忍无可忍，则无须再忍。”

安然松开了握紧了的拳头，再一次对着前方的白衣少年说：“住手。”

白衣少年大笑着，然后才带着嘲讽的语气说：“你也不想活了吗？如果你现在学三声狗叫让我听得过瘾的话，我可以考虑留你一条小命。”

“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忍不住，那么你接下来的每一步都会寸步难行，安然。”安然的脑海中老头子的声音在回响。

“可是，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安然反驳着。

“那不过是一个和你贫水相逢的路人而已，而且你也没有能力去阻止他们。你要记住你前方的路还有很长，你不能就倒在这里，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可是……”

这时，安然听到了老先生的声音，“如果你此刻忍住见死不救，那么将来的你又将如何？”

“我，我……”

老先生继续说道：“这一切都源于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的路该由自己来选择方向，你的人生该由自己选择生活的方式。”

纵使各种声音在安然的脑海中交织着，但在外界那不过一刹那的功夫。安然没有说话，四周也突然显得出乎寻常的寂静。这时，被白衣少年扼住喉咙的上官云挣扎着说出了很模糊的一句话：“走！快走开，我不要你来救我。”

白衣少年这时也冷冷地说道：“她说得对，不想死的话就赶紧走开，如果你想出头的话那我也不会有丝毫留情，即便这事儿与你无关。”

安然再一次握紧了拳头，同时他的眼中也凝练着逼人的神采，他冲着白衣少年大声喝道：“我说让你放开她，你听不到吗？”